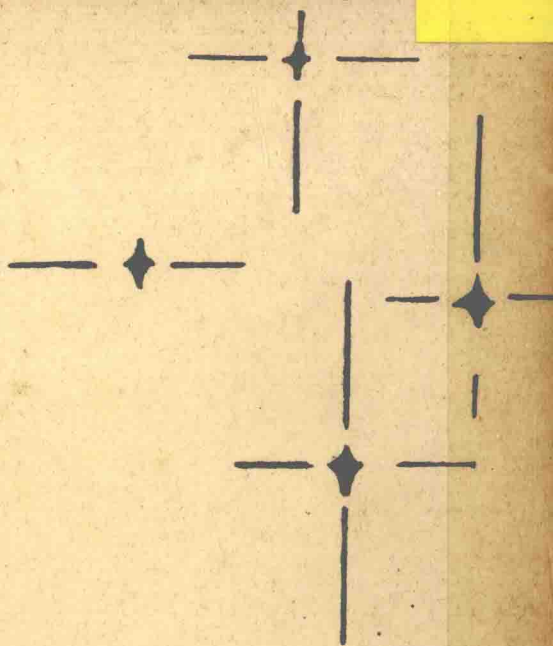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一擊



方針



七月文叢

胡風編

第一擊

亦明

• 一九四七

第七次
第一擊

作者 亦門
編者 胡風
發行人 俞鴻模
出版者 海燕書店
總經理 羣海聯合發行所

上海山陰路恆豐里七七號

★版權所有·不准翻印★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初版

前記

這是第一擊。民族解放戰爭底第一擊；和我自己底第一戰。

這是有偉大的人民熱情在內的。這戰爭，說是被領導了，是無異對於這一熱情的污蔑和篡奪的。祇要看以後，這一熱情就迅速地消逝了的事實，一切就都明白。

但是，人民熱情並非全面消逝；在若干地方牠是更瑰麗了；僅僅在我們這個不幸的領域之中牠才不再存在了，豈但不再存在，簡直不許存在的。

這也不需要其他的證明，我祇要告訴大家：這書，這民族戰爭史，這人民熱情花朵，兩次，在桂林和在重慶，都被剝奪過出版權；彷彿是在日本出版一樣困難。

這書是媽媽看過的，所以作為獻給她的寸草的心。媽媽底靈魂是慈愛、無我、堅忍的。殘酷的人和人事終於迫她過早離我們而去了。我要以對她的痛悼和感激使自己立住；負一切責任，作一切戰鬪，至死不變！

本門一九四六、五、五、夜午。

胡風主編

七月文叢

(第一集)

論民族形式問題	左道樓雜文	她也要殺人	鍛練	結合	受苦人	人生賦	求愛	第一擊	側面	第七連	呼吸
· 胡風	舒蕪	田間	魯藜	晉駝	孔厥	楊力	路翎	S M	蕭軍	東平	曹白

目次

閩北打了起來……………一

從攻擊到防禦……………六

斜交遭遇戰……………二二

附：我寫閩北打了起來……………二五

閘北打了起來

從東亭到安鎮是十公里。因為愛惜皮鞋，我腳上穿了一雙破舊的，不時有沙子之類從鞋底磨穿處鑽進來，瓜絡的鞋墊也碎成一片一片刺腳的東西，不怕走路的人到了這裏也祇有一肚子的咕嚕了。課目是靜肅行進、連絡法、受敵探照時之處置……遠處有乳白色的手燈光緩慢地移動着，反覆探照着馬路底彎曲處，一下給馬路左側高大的屋影擋住了，一下又從濃黑的樹林中透出來。滿天的星，滿田的螢火，滿耳的蛙聲，反襯着這無光無聲的人流。停一下，又走一下，一個個蹣跚的背影。偶然，也有人咳嗽一聲，兩聲的。人全疲勞了，疲勞得不願意再說一個抱怨的字，祇是半意識地惰性走着路了。忽然，有人從後面那樣緊急地趕了上來，腳踏車差不多是從隊伍中衝過去的，這裏，人一下清醒起來，連忙回過頭來看，

是腳踏車早已飛了過去，星與螢火以外看不到別的東西，隊伍如夏天黃昏的蚊羣，由低聲底集結變做咆哮的夜潮，開始彼此探問，雖然有軍官們叱罵着、壓制着，聲音仍舊是浩蕩的，並且，就是軍官們，也一樣在說着話，甚至有反向士兵探問什麼的。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來了麼——」

前面起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，隊伍剛開始避在路邊，營長底跳躍着的連人帶馬的影子立刻飛到背後去了。腳踏車也在這個瞬間過去，那是團部底一個傳令兵，認出來的人連忙大聲問他：

「他媽底小舅子——有什麼事……」

「你他媽底小舅子！」遠遠地擲回來一句給風把尾巴吹得不怎麼完整的話。「團長才……一個人知道！」——

一營人立刻往回帶，課目：急行軍。

人又不說話了，低着頭走，蛙聲以外，祇有一片沉重、急促、混亂的脚步聲，有節拍的刺刀

在箱中的轉側聲，不容易聽出來的皮帶磨擦的「吱咕」聲。可是，這次人卻是在沉思，全不是睡眠狀態，我也一樣，喜悅的興奮與不可知的惶惑把我底思想引得很遠。但是我底小腿是在那裏粗大起來笨重起來，沙子與石子更多地鑽進鞋子來，我痛苦得出了熱汗，變做小步子落在後面，還打算一到家裏就洗腳呢。心比腳走得更快，路卻在急行軍中反更修長，到我們這一營人回到東亭，有幾連人已經在那裏搬運東西了。滿街是兵，幾個挑了子彈過去，幾個又抬了蚊帳過來，團部門前堆滿了東西擠滿了人，河邊的幾隻船上裝卸着什麼，還有牽着驢、馬的。那時候是剛十點以後。

營長穿着汗還沒有乾的襯衣立在營部門口，看見了我，立刻止住我。

「陳排長，陳排長……」

到我走到了他底面前，他低低地告訴我：

「今晚我們就要出發到上海去，十一點鐘登車完畢。你回去要他們趕快準備好

東西用不着的全不帶，祇帶槍枝、子彈、背包。上海今天情形很緊張，我們已經下了決心

的，不過這個這個，可以不要對士兵說什麼，噫，祇說動員演習就是。噫，還有你們人到齊了

沒有有落伍的沒有？」

「全回來了，沒有落伍的。」

「那好。」

在淡黃色的電燈光下，他薄薄的嘴唇變做了一個微笑。我一面把右手舉起來行禮，一面也答以微笑。因為我太歡喜了，雖然我仍舊不相信這一次真會發動什麼戰爭，聽了這樣的話，如夢裏看見了什麼渴望的東西，也就當作真看見了這個東西一樣。我立刻跑着回去。才休息了一下的脚，一走起來特別艱難，路上來來往往的人又阻擋着我。兩個兵抬着一捆軍衣對面跑過來，前面的一個，那樣通紅的臉色，張着口，大步，大步地，把我底右肩猛撞一下，可是他頭也沒有回過來。對長官微笑，一個兵掃了長官，敢不立正，這在平時都是不合「紀律」的，可是，到了抗戰底前夜都成了沒有意義的小玩意兒。我不由自主地後退了幾步，揉了一揉右肩，又跑了起來。

從東亭到無錫車站有六公里，一切事又都得開始做，短短的半個至一個小時怎麼對付我還洗脚？

一回到華家墳我就去找連長，連長也正在找我呢。我還沒有開口報告他營長底話，第九班班長中士應得來找我。

「報告排長這個，我班裏有兩個病的，這個，俺，多一棵槍，俺，祇能挑一擔子彈……」
不等應得說下去，連長拍了一下桌子把茶杯都震得跳了一下，咆哮着，一下跳了起來。

「多一棵槍也要你帶，少一棵槍也要你帶——挑一擔子彈！我連長，排長給你挑一擔好嗎？——有病放屁！這個時候來有病有病也要去，就是死，也要去，報告你媽啦個臭屎！這個報告那個報告……」

應得面向連長，給罵得臉色發青發黑，嘴唇動着說不出一句話。我給連長這一罵也弄得沒有辦法，祇得把營長底話來支吾。我不好過。可是連長還是「渾蛋」，「渾蛋」，「媽拉個臭屎」地罵個不止。應得遲疑了一下，白着眼轉過身子去就走，並不鞠躬，一面走一面喃喃地在說什麼。

軍備的事連長已經知道，他還給我看了命令。他告訴我規定攜帶的東西、集合的時間。

照規定，排長每人祇能够帶三十斤的行李，這是沒問題的，不能帶的東西我存放在什麼地方就是，或者簡直送人也可以，但是我想到了應得寫底報告心就發愁，一班人裏有一枝捷克式的輕機關槍與八枝中正式的步槍，每人攜帶二百發子彈以外還有那麼兩擔彈藥，手還有特別的五、六百發，預備槍管與零件也需要一個人，這樣，一班裏得有十三名兵才够對付，可是我這一排裏每班總祇有這麼十一、二個人，還有害病的，如第九班，十二個大兵，高得勝昨天吐了血，關士邦有幾天沒吃飯了。

「報告連長！東西帶不完卻是個事實問題呢。」我抑止着憤怒，小心地用商討的聲調說。

「唉！陳班長你真是！」連長不以為然的樣子，揮一下手，惡毒地望了我一眼。「像你這樣帶兵是沒辦法的。兵依得的麼？兵是狗，豬，非壓迫不可！你看，他們會帶完的。你一依他，他就爬上頭來拉屎。你老依他！」

「照編制每班是有十六個人的。」我還是抑止着憤怒。自從到了軍隊裏，青年的憤怒在我是無從發洩的。但是我現在卻繞一個圈子向連長進攻了。「可是師部在我們這一邊

上的「記名」就有十個之多。這對於國家說，戰鬥力上是有不小的損失的。帶不完東西還是小事。」

連長底臉紅了一下，頭低下去，手掌拍了一下左膝。我底話刺傷了他了，因為他也有「吃空名子」的事。可是他卻裝做不勝感慨的樣子，大聲叫了起來：

「中國軍隊真黑暗！我說，非殺不可，我說——陳排長你回去看一看，第三班準備好了沒有？——那末，那末，每班最多可以繳一枝槍到連部來，假使人真不夠的話，你看吧……」

一個營部底傳令兵走進門來，鞠躬，立正。

「報告連長！去領手榴彈，一連六箱。」

「哦，那末，陳排長；你排上派兩個勤務來。」

大殿、二殿裏全是蠟燭光，電線有人在拆收，巨大的人影在牆壁上，神像上移動，震動，彼此重疊，擴大與縮小，結合與分離，側面變做正面。有幾個兵狗一樣爬在地上摸索他底什麼東西，有幾個在那裏摺背包拍打着軍毯，還有一個翹着的屁股在看不清楚的黑影裏幾乎絆倒了人。地上亂七八糟地全是東西：稻草、「叮噠」發響的圓錐，「不要踏哪」的手榴彈，

「我底鐵帽子尙媽哪一個拿了」卻一脚給人踢了出來的鋼盔、背包、散開的子彈帶、衣服、扁擔……人來往奔跑着，進進出出，口裏叫着什麼，也有彼此高聲大罵的。各種東西相觸的雜亂的聲音，拖過子彈箱來的磨擦的聲音，水壺落在地上的空洞的聲音。

我走進了自己的寢室，傳令兵胡春樵已經把我底行李弄好了，桌上有一些廢紙。第一排排長底行李也整齊地放好在門邊了。

「排長九班班長來過，段排附也來過。」

「噯。」我從袋子裏挖出錶來一看，剛好十點半。「傳各班，快一點把東西都弄好。七八班，每班派一個勤務，到連部集合。」

胡春樵走了以後，我用手一推把床板上的稻草推開了一部分，懶懶地坐了下去。但是我立刻又立了起來，脫下帽子換了鋼盔，解開了皮帶，把「快慢機」掛在身上，又掛了圖囊，又扣上了子彈帶——想，還洗腳麼？

第七班班長上士段其祥走進門來，鞠躬，含笑地，後面跟着胡春樵。

「排長是開差麼？」

一營長對我說是動員演習。」我忸忸地說了一句曖昧的話。

「排長！段其祥笑出聲音來。」這瞞什麼呢。打日本，誰不喜歡？誰不巴望這一天？我保險打日本當兵的沒有一個開小差的。那一個當兵的不樂意不喜歡呢？」

「段排附早已知道了。」胡春樵也笑起來了。那笑，像操作中讚許他底動作好的時候的一樣，那樣發着光輝。

我完全窘了，我說了真話。營長底囑咐給我拋棄了。

這個時候，應得標搖搖擺擺地走了進來，臉色是灰黑的，塗過油一樣閃亮，鋼盔歪戴着，腰上笨重地纏着三條彈子帶如彌勒佛底肚子儘往下沉。在他後面的是第八班班長中士何勝榮，也着好了裝，並且自己背着預備槍管。再後面是第八班底副班長下士姚榮女，全副武裝的一等兵陳仲元。

「排長！這次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了。我們中國人也要出一口氣了。」
不讓陳中元試探的話說下去，應得標沉着臉叫起苦來。

「排長！我又去報告了連長。我自己出錢，雇一部車，這許多東西，高得勝又走不得

連長又不答應，這個……」

「你多多少東西？」

「十二個人，兩個實在有疔病，又不是喜歡害病！又不是我教他害病！我一個人背兩棵槍，一個斧頭，一個十字鎊，兩袋子子彈，嗚，這個，嗚，這個，還少一個人背槍。輕機關槍零件，這個，嗚，我已經分開，嗚……」

「排長！我班裏東西也帶不掉。」

「我也多很多東西。排長！你可以報告一下連長。」

做排長的苦笑起來。「好，每班送一枝槍到連部去。別的想法帶吧，爲了抗日，就吃這一次苦算了吧。」

「排長！應德標搶着叫了起來：『這樣就好。又不是吃的東西，可以，這個吃到肚子裏去的。又不可以丟掉，國家底東西。不過，排長！高得勝，嗚，這個高得勝，關士邦兩個人，這個，這個我可沒有辦法，我又不能夠替他害病。』」

「我這一班人最少，多一枝槍。」何勝榮說。

「我東西能帶。這樣一來一去，脚都磨起泡，我怕走不了路。」嚴其祥說。

「好在路近。」又轉過臉去對何勝榮說道：「我已經跟連長說好，把槍繳一枝到連部去就是。」

「繳一枝槍以後還多一枝。」

「那末……」很沉吟了一下。「好！你去拿一枝槍來，我來背一枝！」

「怎麼好叫排長……」

「排長也不過是一個人。——你們還有別的問題麼？」

「排長」應得標說了半句話就停住了。「高得勝……」

「要副班長陪了他先慢慢地走。」

「這個，這個他底東西？」

「把背包交給胡春樵挑。」

何勝榮、嚴其祥都笑了起來，弄得應得標也不好意思地在陰鬱的臉上有了笑容。陣中

元底笑聲最高。胡春樵把行李用扁挑試了一試。